

斯米尔諾夫—切爾凱佐夫著

我的青年朋友们

我的青年朋友們

斯米尔諾夫—切尔凱佐夫著

李 未 青 譯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八 年 · 北 京

А. СМЕРНОВ-ЧЕРКЕЗОВ
МОИ МОЛОДЫЕ ДРУЗЬЯ

据 1954 年“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版本译出。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门大街 326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 003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873 字数 150,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⁵/₈ 插页 2
1955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5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60001—120000
定价 (5) 0.49 元

命运把我抛到烏拉尔……。

每当我到一个新的地方，孤独的煩惱和由追忆往日生活、找寻不到幸福而引起的忧郁心情便籠罩着我。

不过，讲这些真是一点意思也沒有。要是刚一开头就扯这种話，根本就不值得拿起笔来。幸福——不是白色的香菇，敬爱的阿納托里·亚历山大罗維奇，它不是生长在树林里。幸福不是寻求而能得到的，應該去創造它，可是您不会，我敬爱的先生。难道您連这个都不懂嗎？

不是什么命运把您抛到什么地方，而是您自己，您这个老流浪汉自己挪动到烏拉尔来的，也許只是为了把自己的一付老骨头埋到这儿的山脚下。还是讓我們讲实話罢。

大概，在我六十岁的时候，就不再去各处奔波，不再去寻觅新的場所、新的人們，而給自己构筑一个温暖的巢窠，以便将来打发那种不但不能工作，就連往自己的嘴里送一块面包也成問題的日子，这确是一种明智之举。看来，我注定要活到一个独身汉应付不了生活的那一天，而

在老朽不堪的景况中死去的。目前我的身体还健康，換句話說，象一位聰明的醫生不久以前告訴我的：實際上是健康的，如果不算那幾種即使不治也決不會有什麼危險的慢性病的話。

烏拉爾——這大概是整個俄羅斯土地上我從未到過的唯一的地方。是什麼把我吸引到這個偏僻的建築工地上來，並且擔任了這個按我的經驗和工齡來說並不怎麼光榮的預算處長的職務呢？順便提一下，“偏僻”這個詞兒今天已經失掉了它舊有的意義，不過，可惜得很，我們的建築工地除了叫作“偏僻”以外，再也找不出別的稱呼了。尤其我們這裡有一千名以上的熟練工人，近四十輛載重卡車，數量不算少的各式各樣的建築機械，這就更不能不叫人感到委屈了。

這裡的任什麼東西，都不能使我這顆工程師的心感到喜悅，除了大自然本身創造出來的、堆積着的大量的建築材料。在緊挨着這塊蓋廠房的空地上，堆積着制磚用的粘土、石灰石、大理石、花崗石和混雜在一起的碎石子和砂子，仿佛要攪拌混凝土似的；離這兒不過幾公里遠就是一大片稀有的、建築工程人員認為“呱呱叫”的樹林。必須承認，給未來旋床工廠挑選的這塊地皮，從各個角度看來都非常合適。地面平坦，跟足球場一樣。山巒從三方面象看台似地圍繞着它，把刮來的風全遮擋住了；這兒的風真叫人羨慕，老是朝着一個方向刮。余下的一面臨着一條產金的小河，這條河足可以供給工廠的用水，同

时，它可以把工厂用过的脏水带走，流进一片丛生芦苇的宽阔的洼地。

这种风光绮丽的地方，在我国未必有很多。从烏拉尔山脊向南伸出的支脉，长满了松树，象两条带子似地沿着这条结冰的小河两岸伸展开去，有的地方跟小河靠攏得很近——它的陡峭的两肋紧挤着小河；有的地方又离开小河挺远——往两旁閃了开去，形成一个宽阔的溪谷。溪谷的土地十分肥沃，黑得跟泥煤一样，根本不用上肥料。在这没开发过的宝藏中间，在这片喧嚣的松林和静穆的山岩的周围，佇立着我们的村落。十二幢标准式的二层建筑和十幢木板房子十分整齐地分布在山下：一所外形上和普通木板房没多大区别的俱乐部，一所磚建澡塘，旁边还有几幢地方行政机关的小房子——这就是我们村落的全貌，象千万个其他的地方一样，人们把它叫做“新建工地”。

每到一个新地方，照例我要写日记。如果我费点力量在自己的字纸堆里翻腾一下，恐怕能找出不少本日记，咳，可惜都是记不上几天就抛开了。

开始记这本日记的时候，凭良心说，我不大相信它不遭到同样的命运。固然，这一次我怀着有朝一日把自己的札记变成类似回忆录的奢望，发誓要把它经常不断地记下去。

现在我是住在一个不大的、光线充足的房间里，坐在我自己的一张旧写字台前（我一向随身携带家具，不大

愿意討公共房产处的麻煩)。从窗戶可以望見小河对岸采金工人的村落，它埋在白皚皚的雪地里；在更远的地方，有一条起伏的长帶在冬日黄昏的寒霧中忽隱忽現，大概这就是这儿所說的山岭。

在右侧山腰后面，露出建筑工地的一角：一个高大的、頂端是三角形尖塔的支架和按照老样式搭成的脚手架(这种脚手架恐怕只有在那种落后的、象我們这样的工地上才有)。穿过脚手架的不匀称的小方格子，可以看見剛动工的厂房的紅牆。在山坡的高处笨拙地树立着管理局的建筑物，屋頂几乎是平的，上面复着一阿尔申^①左右的积雪。在預算处的办公室里，有人打开了电灯，大概这是我的助手連諾奇卡，今天我給了她过多的工作，她一定是返回来想把工作搞完。

我那一处(好吓人的名称!)是由我——处长和計算員連諾奇卡組成的。編制上有个預算員，现在是空缺，如果連諾奇卡今后也象这两个月这样工作，而我也不被老年的疾病困倒的話，就不需要，全部工作我和連諾奇卡两个人就忙得过来。

起初，我对連諾奇卡的評價不很高，到現在想摆脱最初的印象，承認自己的看法是錯誤的还很难。实在是她的外表叫人太难相信了。

您想，一个不滿十九岁的姑娘，生得嬌小玲瓏，身段

① 旧俄时代的尺度单位，一阿尔申等于 0.711 公尺。——譯者注。

异常窈窕；她那藍藍的眼睛，筆直的鼻梁，緋紅的面頰，和那极其整齊的髮發，只有在那種名貴的陶瓷人形上才能見到。她穿的衣服，戴的帽子，還有毛皮短外衣，總之，凡是她身上的穿戴，仿佛都是剛從服裝盒子里拿出來的。頭些天，總覺得在她那陶瓷般的前額後面，藏着一個用兩個小圓球和一块鉛墜兒作的簡單的機械，她就是那種眼睛能一睜一閉的人形，我怎麼也丟不開這種愚蠢的想法。

不久，她的聲音使我吃了一驚。她在電話里跟第一建築工段的定額記錄員，一個頭腦確實糊塗的小伙子爭吵起來，她那孩子般的聲音出人意料地變成了成年人的、強而有力的胸音，並且帶着發號施令的口吻。這真是奇跡，簡直跟麻雀忽然能象夜鶯般的歌唱一樣。

她在盛怒之下，把听筒用力地往電話機座上一摔，這時她才察覺我正睜大眼睛凝視着她。這可憐的人，她現出一付困窘的表情，悄悄地走近自己的坐位，細心地理了理裙子，垂下眼皮坐下了。

使我驚異的第二件事是她的字跡。不消說，我不是書法家，甚至我也不大相信性格和字跡有什麼直接的聯系，不過，誰能料到一個姑娘寫的不是工整的學生體呢？然而，連諾奇卡的字跡却是大斜體，剛健，略帶幾分潦草，是通常所謂的“男人”筆體。

如果再加上她的工作能力、工作熱情，非常嚴肅、認真的態度，那就只能叫人感到驚奇了，因為這一切都和她給你的最初的印象不一致。但是使我特別吃驚的是，她

是我們建筑工程局长舍列美其耶夫的女儿。

根据我們所隶属的总管理局的决定(这个决定本来是正确的),我們这里的局长和总工程师的职务是由一个人兼任。但是这个人选却十分不当。如果說我們好歹算有个局长,那就根本沒有总工程师。这一点,在我到职的第二天我就确信不疑了。

从外表上看,舍列美其耶夫象一个退役軍人,虽然从內战时期他就沒在軍隊呆过。他身上穿着一件类似海軍服的藍上衣,一条特別肥大的藍馬褲,脚上一双小方头的考究的长統皮靴。年紀約莫五十岁上下。身体肥胖,滿面紅光,头剃得光光的,虽然他的头发还没有脫落,但却象一般拔頂的人剃得那么勤。

在舍列美其耶夫的办公室里,总是回蕩着他的男低音。他特別爱講話,几乎不会听別人講話。您的任何一句話都有可能被他打断,扯开正題,成为他叙述起一桩什么事情的緣由。这类叙述大半是属于夸耀他自己的。你听罢,真叫人心里憋气,分明是拿你当糊涂虫。然而打断他,說他是撒謊,又沒有根据。他所講的就跟真人真事一样:既不違背事物的規律,又有具体的時間和事实,如果这些都碰对,沒有搞錯,那末,还有确凿的地点……何况,不管怎样,他毕竟是上級……

有一次,我遇到一个揭穿他的机会,这种叫人称心滿意的事,我沒放过去。我們好几个工作人員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其中有一個人說,山上出現了許多野山羊,在天

剛放亮的时候，这些被飢餓驅使的山羊，常跑下山來吃堆積在我們村頭的干草。

“這算什么山羊！”舍列美其耶夫慢條斯里地說，一面把身體挪開桌子，一面把一條腿搭在另一條腿上。（這是一種可靠的標志：他這番話不會過於簡短。）“這是什麼山羊！從前，在我們普羅柯皮耶夫斯基的近郊，我在那兒修建過一座巨大的工廠，那才真是山羊呢！你簡直沒法收存干草！我們用柵欄把干草垛圍了起來。哪兒有草垛，哪兒就得用柵欄圍起來，不這樣你的干草就沒有了，你懂嗎？”他用眼睛掃了我們一下，好象等候着我們回答他的口頭語“你懂嗎？”接着，又繼續說道：“有一次，我到我們的采木場去，它距離建築工地有二十公里左右。我是乘自己的馬車去的。我有几匹切斯門養馬場的純種歐爾洛夫馬。這是一個傍晚，你懂嗎？樹林中的道路壓得平平的，象鏡子一樣——我們有四十台左右的卡車在運輸木料，把道路給壓平了，真是平極啦！你懂嗎？突然，一頭山羊，是一頭公山羊，一直冲着汽車路竄過來，兩只犄角，你看！”舍列美其耶夫用兩只手比划着山羊角的样子，“它竄出來便停住了，显然是被汽車前燈晃花了眼睛，叉開腿一動不動地立在那兒……”

“对不起，費陀爾·庫茲米奇^①，”我打斷了他的話。“您坐的不是馬車嗎？那是什麼样的前燈呢？”

① 舍列美其耶夫的名和父稱。——譯者注。

大家都抿嘴笑了，然而舍列美其耶夫并没有感到难堪，他不是那种为一点无谓的琐事就感到惶惑困窘的人。

“我是說的前灯嗎？嘿—嘿，那是另外一次，我坐汽車去的那一次，等一会儿我再講。对啦，它站在那儿，你懂嗎？”

接着他便滔滔不絕、口若悬河地講了起来。他怎样随手抽出手枪“砰地一声——山羊就倒下了，”山羊有三十六斤重，以及其他等等。还没等我們喘过一口气来，他立刻又講起那次坐汽車的事来了。这一次也是在行进中“砰地一声”，大概这回是为了叫人相信——受伤的山羊，逃进树林去了。虽然我截了他的短，但我并没有感到快活。

我們这座未来的工厂，舍列美其耶夫管它叫鸡窝。这座工厂，您知道，比他以前修建的工厂小得多。究竟建造多么大的他才認為大，这是誰也无法了解的。他有一种惊人的本領，能对当面向他提出的問題毫不理睬。可是也不要認為他是一个平庸无奇的人。虽然他在建筑工艺方面懂得的并不多，可是，他在建筑工程企业的經营业务上，却异常精通而老練，他十分透彻地了解，对于完成計劃什么与己有利，什么与己不利，凡对自己不利的他能够巧妙地使自己的訂約人——工厂厂长和他的态度一致，同时，他在工人当中很有声望。他获得声望的秘密我不明白。凡是在建筑工地工作的人，虽然都企图获得声望，但却不喜欢承認这一点。平常，人們說，要善于“和群

众打成一片”。这句话应当这样理解：一方面是作一个严厉的首长，另一方面又能和自己的下属保持着同志式的关系。严厉激起尊敬，而同志式的关系会受到爱戴。

一般說，也許这种說法是正确的，但是决不能用到舍列美其耶夫的身上。誰也看不出他想特意跟誰和和气气的。他是个爱大吵大嚷的人。有很多次，我听到他因为极瑣碎的事情对自己的下属大喊大叫。不但在工作上，就是在工作以外，譬如当他接待工人解决他們的私事的时候，也爱吵吵嚷嚷的。有一回，我碰到他毫不客气地拒絕了一个人的請求，根本不顧及这会給請求的人和周圍的人造成什么印象。同时我也从沒有看見过誰抱怨过他。

有一天，我亲眼看見，他粗暴地拒絕了一个青年工人請假回家安葬自己父亲的請求。

“例假都度过了嗎？”舍列美其耶夫严厉地問。

“都度过了。”

“走开，走开，根本不是安葬。”

这个小伙子在門口犹豫了一会儿——事情的发生是在舍列美其耶夫的办公室里——一声不响地走了出去。

我对舍列美其耶夫气愤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見。

“他父亲根本就沒死，”舍列美其耶夫反駁說。“都是胡說。”

“如果是真的呢？”

“不会的，要是真的他不会这么輕易就走了的。大概

是想回去結婚。乡下現在正鬧結婚呢。”

“要是他胆怯，不敢坚持呢？”

“算了，要是这样的窩囊廢，就託他留下吧。回去也沒啥用。沒有他也能安葬。”

后来，我在走廊上遇到这个青年，我劝他向建筑工程委员会控告舍列美其耶夫。

“干么要控告呢？算了吧！”小伙子忠厚地說了一句便走开了。

舍列美其耶夫是否正确，到現在我也不知道。

2

新的一年，一九四一年的二月初，发生了一桩震撼我們的小天地的事件：給我們派来了一位总工程师。显然，总局很清楚：只靠舍列美其耶夫是盖不起工厂来。

阿列克塞·伊凡諾維奇·奥津佐夫——这是新任总工程师的姓名——刚从汽車里拿出自己的旅行皮包，穿过走廊隱沒在舍列美其耶夫的办公室里，就在几乎占我們管理局工作人員半数的女同志中間，出現了对他极为恭維的評論。第二天，我們的女同事——大部分是年紀大的和已婚的，怀着莫大的兴致，秘密地傳播着总工程师是独身汉的消息，虽然这件事对她們这些人沒有任何利害。由于和他接触过的人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这更

惹起了人們对奥津佐夫的濃厚兴趣。有的认为奥津佐夫自以为是，狂妄傲慢，相反的，也有的认为他是个性情温和的年輕人，在待人接物上很有礼貌。有几个人根据头一次会面的印象甚至作出了不着边际的結論，说什么奥津佐夫是个爱权势、喜名利的人，他到这儿来是为了大显身手和飞黄騰达，一定很快就会把大家抓到自己的手掌里。可是对这种說法，也有几个人滿有把握地反駁說，奥津佐夫到这儿来只是暫时的，不是出于本心，不会深入到工作中，象許多莫斯科人一样，不久就得逃回去。我們技术处长尼古拉·伊凡諾維奇·雷若夫非常不喜欢奥津佐夫，因为奥津佐夫不是党员，虽然尼古拉·伊凡諾維奇自己也沒有入党。

大家都随便找一种借口急急忙忙去和奥津佐夫結識，恐怕只有我沒在这上面作任何努力，我知道，即使我不这样作也不会让我久等。事情果然是这样。

奥津佐夫到任后的第三天早晨，我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审查着我們工厂的第二幢、也是最大的一幢建筑物的整个工程預算。

編制預算的艺术在于能够精确地考慮到應該进行的全盘工作。所以，編預算的人必須靠自己的想象力来盖一所建筑物，对于建筑人員的每一活动加以衡量、估計，叫它在头脑里再現，从地基起到风信旗为止。沒有經驗的建筑人員不能担任編制預算的工作。然而眼前我所审查的这个預算，却分明是一个道地的生手搞的。毫无层

次，从这个設計部分突然跳到另一个設計部分，把最主要的东西忽略了，数量上有錯誤，估价也一塌糊涂。假如有个魔法师把这个預算变成一座建筑物的話，那么，我們所看見的就会是：沒安窗戶、窟窿密布的牆壁，既无底座、又不支撑着頂盖的大圓柱，空悬在大圓柱上面的頂盖和橫挂在半空的起重机的滑走梁。

我一边在心里咒罵，一边用紅鉛筆一頁一頁地划着一条条的长杠子。最后，我厌烦了，我仰身靠到椅背上。

明亮的阳光，穿过沒擦干淨的、仅有的一扇玻璃窗射了进来。一只苏生了的蒼蝇，在阳光照射的地板上舒展着它的翅膀。烏拉尔竟有这种阳光和煦的冬季，真叫人惊异！

連諾奇卡嘴里咬着鉛筆，两只眼睛出神地望着墨水瓶——她沉入了遐想。門霍地拉开了，我們这种呆若若失的样子，給尼古拉·伊凡諾維奇惊醒了。这是一个年紀較大、沒有才能、而又枯燥无味的人；虽然据我所知，他过去的岁月是和他安靜的、但并不漂亮的妻子在无忧无虑之中度过的，但他对生活却感到厌倦了。

“阿納托里·亚历山大罗維奇，新任总工程师請您去，”尼古拉·伊凡諾維奇在新任这个詞儿上加重語气說。“請您拿着总預算，跟我来！”

他說話的語調毫无生气，而且发音特別不清楚：他嘴里最多还剩下五顆牙齿，其余的全脫落了。他自己承認，这是由于他对鉗牙机有着一种难以克制的恐惧心理的緣

故。一般說來，一个可怜虫对世界上的很多东西都是害怕的。

我整理一下上衣，正正領帶，这时我察覺到連諾奇卡的嘲笑的眼光。有什么办法，亲爱的，这是习惯！在旧时代会見上級是生活中的一桩大事。

在一間仓促布置的办公室里，奥津佐夫坐在窗下的写字台前，光线从左方射到桌子上。他稍微欠起身子和我握了握手，并点头示意让我和尼古拉·伊凡諾維奇坐到椅子上。

“您是搞預算的嗎？”他对我說。

“是的，我是預算处长。”我用一种和我的职位完全不相称的自尊口吻回答說。

“您是技术員还是实践家①？”

“都不是，我是工程师。”

“啊，原来是这样！我不知道，您是从什么学校毕业的？”

“彼得堡建筑工程学院。”

“在这儿工作很久了嗎？”

“三个月。”

“您喜欢这个地方嗎？您也想辞职嗎？”

“不，为什么我要……”

① 指非正式学校毕业，从实际工作中获得了某种业务专长的人。

——譯者注。

“我所以問这个，”他截住我的話。“是因为这儿几乎所有和我接触过的人，都想离开这里。看来，他們都能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給自己找到更好的位置。”

“不是这样，我目前不打算……”

“那太好了！您是那一年毕业的？”

“一九〇五年。”

“哎呀，这比我出生还早。”他笑了一笑。这是惬意的微笑，带着几分稚气，不过立刻就收敛起来了。

接着，他詳尽地詢問起有关建筑工程的各种技术說明书，图表的編制工作，計件工資，工地和工业銀行間的往来关系和我工作中的其他細節，这表示他在預算工作方面有着极其丰富的專門知識。我一面回答他的問話，一面仔細地打量着他。金黄色有光澤的头发，深暗的、褐色的眼珠，跟許多俄罗斯人一样，眼角細长，有点象蒙古人，两片生动灵活的嘴唇，輪廓异常清晰，額头寬大、沉重，稍微有些扁坡。

他問完話，便在办公室里不停地踱着，沉默了許久。他的高大的身軀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大概比我还高，而我的身高就是一百八十公分。他終於开口了：

“好罢，尼古拉·伊凡諾維奇，似乎我什么都看过了，和所有的人也都認識了，請您允許我向您，还有您，阿納托里·亚历山大羅維奇，再隨便問幾句話。您两位都是极有經驗的工程师，一位是二十年前从学院毕业的，一位是我还没出世的时候就毕业了的。我明白，你們去担任